

这世上有千百种人 / 就会有千百种爱情

这 / 是她将万般宠爱
种 / 归于夫君东方萌

想来她
一朝被坑为人妻，
却让萌态万千的忠犬夫君
一口咬满怀!!!

同名漫画

火爆连载中，
2016 超治愈精装版
热浪不退!

喂喂喂
恶毒卖萌者死，
天生萌
应重点保护呀~

天下第一萌夫

悦薇
著

TIANXIA
DIYI
MENGFU



天下第一萌夫

悦薇
著

TIANKXIA
DIYI
MENGFU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第一萌夫 / 悦薇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221-13234-5

I. ①天… II. ①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6808 号

天下第一萌夫

悦薇 著

出版人 苏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

责任编辑 潘媛 蔡继磊

流程编辑 潘媛

特约编辑 千月兔

装帧设计 TITI设计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01)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64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3234-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淡定出嫁	001
【第二章】呆瓜相公	002
【第三章】怦然心动	004
【第四章】农庄日常	006
【第五章】家有萌宠	008
【第六章】偶尔风波	010
【第七章】萌友出没	012
【第八章】饭煮熟了	014
【第九章】鸿孕当头	016
【第十章】萌宠萌娃	018
【第十一章】自食恶果	020
【第十二章】甜蜜日常	022
【第十三章】三只小猴	024
【第十四章】人生赢家	026



目录

- 【番外一】萌式心语 269
- 【番外二】存在的意义 272
- 【番外三】求佛 275
- 【番外四】代理奶爸的悲惨生涯 280
- 【番外五】爱我，就给我生个姐姐 282
- 【番外六】童言童语 283
- 【番外七】甜蜜夫妻 285
- 【番外八】囧爹囧娘 287
- 【番外九】你是我的小呀小棉袄 290
- 【番外十】论小火把是怎么把媳妇骗回家的 293



【第一章】
——淡定出嫁——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左三拳右三拳，脖子扭扭屁屁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小姐这是？”新来的丫鬟被赐名袭人，许是从未见过这样的晨练方式，两只并不大的眼睛瞪得铜铃一般大小，呆呆地看着她的新主子对着一棵瘦小的树摇头摆脑做出各种诡异的姿势，内心的惊诧与震撼实非言语能够形容。

“新来的？”妙人将随风飘过来的叶子扫拢成一堆，示意袭人将旁边的箴筐递给她，一脸见怪不怪的表情，“小姐昨几个睡觉抻着了，眼下正舒展筋骨呢！”

袭人无语凝噎，她还以为小姐跟这棵树有不共戴天之仇呢。

“呼，舒服了。”燕鸿终于停止对树的摧残，双手叉腰扭了几扭，总算腰不酸了背不疼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心情十分美丽。

“小姐，今儿读哪本书？”妙人袅袅婷婷地走过去，一边将手里的绢帕递给燕鸿擦汗，一边轻声问道。

“《三国志》吧。”燕鸿歪头想了想，选了本比较有趣的，省得一会儿又听得睡着了。

袭人好奇地看着燕鸿走到一旁的树荫处，躺到了一把形似软榻的摇椅上面，妙人变戏法似的从广袖中掏出一本线装书，熟练地翻到其中一页，然后清了清嗓子，开口念道：“今天接着说曹操逃离华容道……”

袭人这才明白，所谓读书，就是丫头在一旁读着，小姐她好整



以暇避着日头乘着凉风歪在椅子上听着。

真是，好享受啊。

“妙人姐姐，为什么咱院子要叫三虫苑啊？”袭人趁着燕鸿再度被曹操成功催眠之际，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了这个自打分到这院子就一直困扰着她的问题。

“这是咱小姐的人生理想。”妙人瞟了一眼这个新来的问题宝宝，脸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也小，看起来呆呆的，看来还得她罩着，免得被飞云阁的人欺负。

“啊？小姐的理想……是做虫子啊？”袭人下意识地搓了搓手臂，仿佛那毛茸茸软绵绵的小东西已经在上面爬似的，感觉有点儿恶心。

“这话让你一说怎么这么疼人呢？”妙人没好气地白了袭人一眼，“咱小姐的理想啊，就是过一种集‘睡虫、懒虫、米虫’为一体的悠闲生活，才不是你说的恶心巴拉的虫子呢。”

“哦。”被教训的袭人露出恍然大悟的笑容，其实压根儿没听懂，不过在妙人一副“朽木可雕也”的表情鼓励下，她决定继续深入了解新主子的性情。

“妙人姐姐，小姐好像不怎么喜欢出门哦？”她都进府七八天了，愣是没见小姐出过自己的院门。

“呃，咱们小姐比较文静。”妙人说出来之后自己都觉得没什么底气，此时睡得正香的燕鸿翻了个身，嘴里还不住嘟嘟囔囔什么“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妙人看着一脸怀疑的袭人，心里悲愤莫名——小姐，为什么我每次想给你建立点儿形象的时候，你都这么迫不及待地打破它呢！

燕鸿一直睡到近午时才醒，一醒来就发现自己的几个丫头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她八卦之心顿起，蹑手蹑脚地隐藏到旁边的假山后，意欲偷听她们在说些什么。

一听不得了了，燕府好事将近哪。

“镇国公府来提亲？”娃娃脸的可人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惊道。

镇国公府？燕鸿皱皱眉头，敲了敲睡得有些木木的脑袋瓜，好半天才想起来，原来是她们夷陵州势力最大、名头最响的豪门世家啊，传说中打个喷嚏，整个夷陵都要抖三抖的超级大户。

“哇，镇国公东方府上啊，那可是真正的世家大族，人家可是开国元勋，实打实用战功换来这世袭罔替的爵位，更别说镇国公家的大公子现在还是一方守将镇守着边关要塞呢，光是那府上养着的三千精兵，就足以傲视咱夷陵了！”瓜子脸儿、身材高挑的伊人一脸与有荣焉的表情。自从三年前镇国公家的大公子东方玉被封为震远将军，披着皇帝亲赐的战袍从家乡出发镇守边关，混在送行人群中的她惊鸿一瞥，即刻对长身玉立、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一见钟情念念不忘了，虽说她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丫头，但也有相思的权利啊！

“伊人姐你懂得好多哦！”众丫头纷纷拜服，伊人更加扬扬自得。

“对了，他们求的是哪位小姐啊？”

也难怪袭人这么问，毕竟府上待嫁之龄的小姐可有多三位。

“不管是哪位，肯定不会是我。”燕鸿暗自腹诽。

“听官媒说求的是嫡出的小姐，并未特别指定名讳。”带来第一手消息的佳人擦了擦不太听话的刘海，只看她脸上经年不变的淡定表情，任谁也想不到她才是众丫头中的八卦之王。

“哎呀，咱们府上嫡出的小姐可不止一位……”可人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伊人气急打断：“你胡说什么呢？飞云阁那位算什么，一个二房出的，还想排到咱们小姐前面去，想得倒美。”

“伊人你小声点儿。”妙人赶紧捂住伊人的嘴，谨慎地四下瞧了瞧，这才放开，“这话可不能让其他院里的人听见，不然咱们受罚事小，连累了小姐可就是罪过了。小姐如今的状况已经够让人忧心的了，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伊人撇了撇嘴，没再继续说下去，心里却极度气愤。小姐待人亲厚，从不打骂下人，有好的东西也一贯与她们分享，但凡在小姐屋里伺候的，没有一个不念着她的好儿，就是那新进的小丫头婆子们，哪个说起小姐来不翘大拇指的？再说她说的也是实话，想当年夫人在世时，对二房就多有容忍，小姐也是个不爱争的性子，任凭



好的东西全让二房母女抢了去，好在小姐还有个嫡女的身份，二房不得不顾忌些许。自打小姐十岁那年，夫人因病去世，二房就处心积虑想要扶正，老爷是个糊涂性子，居然真让二房得逞了。这下可好，原本庶出的现下也成了嫡出，明夺暗抢的更是不在话下了。小姐还偏偏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惯得二房如今越来越嚣张，把小姐欺压得连商户出身的三房都不如。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悟到这个道理啊，急死她了。

燕鸿在假山后听着丫头们为自己打抱不平，一时若有所思。

出身书香世家的娘亲生性清冷淡泊，唯喜琴棋书画，不爱内院争斗，在世的时候就不怎么讨父亲喜欢。她虽为嫡长女，却继承了娘亲那不讨好的性子，所以并不受宠。

娘亲去世之后，父亲对她更为冷淡，尤其在父亲将二娘升为正房后，更是对她不闻不问，二娘及其所出的女儿燕云占据了父亲的全部心思，她这个正经的嫡长女算是成了摆设，在她爹心中，怕是三房所出的女儿喜娘都比她有分量。

好在她对父爱并不憧憬，对于二娘那并不真诚的母爱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每日除了去上房请安也就是待在自己的小院子里，乐得轻松自在做个米虫。

想必娘亲在天之灵，也唯愿她过得好，所谓嫡庶之争，便由它去吧。

“老爷虽为进士，但相比而言门第仍是差了些，堂堂镇国公府，为什么要来咱们府上提亲啊？”可人搔搔头，问到点子上。

“听说镇国公夫人去天弘寺为公子爷求姻缘，天弘寺的弘一大师亲自提点了几句，‘东风不自扰，春眠不觉晓，月初晴方好，燕子人家绕’。你想想啊，城东姓燕的可不就咱一家嘛。不过咱小姐和二房那位恰好都是春天生的……”伊人的言语间满是懊恼。想也知道，这种好事二房怎么可能会便宜别人？

她的玉将军啊，从此将要被套牢……

经伊人这么一分析，燕鸿觉得十有八九这亲事会成。

这弘一法师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神棍，据说当天子对他十分尊敬，地位堪比国师。他轻易不替人看相解签，但一旦得到他指点，所求之事，几乎没有不成的。正因为他的存在，现在天弘寺俨然已有护国寺的派头，香火之鼎盛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当和尚能当到这个份儿上，不容易啊。燕鸿搓着下巴感叹。

看来二娘这阵子不会来找自己麻烦了，这么好的亲事落到她女儿头上，她老人家不忙着到处嚼舌，怎会有空来自己这儿调剂身心？

唔，上次当着父亲的面故意叫了已扶正的原二房一声“二娘”，把人得罪狠了，这才如愿被父亲禁足，耳根子很是清净了些。禁期还有一半未过呢，她就不去凑喜事的热闹了，嘿嘿。

彼时，燕府上房正厅。

“云儿，来来，让娘亲好好看看。哎，咱们家的小宝贝儿出落得真是亭亭玉立娴静大方，这眼看着就要当世子夫人了，娘亲还真舍不得。”燕夫人话是这么说，脸上却是笑开了花。

“娘亲，女儿不嫁，女儿要一直陪在爹娘身边孝顺您二老。”燕云羞得脸上一片晕红，窝进燕夫人怀中撒娇道。

“胡说，这女子大了总是要嫁人的，这么好的姻缘可不许你往外推。”燕老爷一脸慈笑地轻斥道。

燕府老爷燕慎是进士出身，年轻时曾是名动夷陵的俊彦才子，如今虽然年逾不惑，却另有一番成熟儒雅的文士风范，至今仍有不少人家想要把女儿送与燕慎为妾。

此次镇国公府前来提亲，求燕府嫡女，燕老爷、燕夫人压根儿没想起来燕府最名正言顺的嫡女燕鸿，直接默认了二女儿燕云才是对方所求良配。

“爹……”燕云拖长了声调娇嗔，引得燕慎怜心大起，捻须大笑起来。

“老爷，您就别逗云儿了，您没看咱女儿害羞了吗？”闺名枫娘的燕夫人很是了解女儿家的心思，笑咪咪地为女儿解围。

燕云偷偷抬眼轻瞅案上朱漆托盘里的灰色禽鸟，心中满是欢喜。



灰雁呢！

纳彩时以雁为凭乃古礼，寻常人家多以木雕雁代替，显赫人家顶多也是用玉雁，像镇国公府能擒得生雁前来求亲，既代表了公府的尊贵身份，亦彰显了对燕府求亲的诚意。

镇国公家的世子夫人呢，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嫁到如此风光的人家。

“喜儿给爹、娘、二姐姐道喜了。”燕家三房庶出的女儿闺名喜儿，排行第三，故又被称三娘。此刻她正对着案几两侧的燕老爷和燕夫人盈盈福身道贺，燕夫人得了佳婿高兴至极，并未像平时那样为难于她，笑道：“三娘免礼。”

“咱们燕府的女儿中，二姐姐最是出众，如今得此姻缘，乃命中注定，爹娘真应该好生庆贺才是。”喜儿平时为人最会察言观色，如今见二老乐得见缝不见眼，哪会不捡好话说。

“三娘所说甚是，甚是。”燕老爷颌首笑道，“来呀，吩咐下去，阖府上下，按例看赏。”

“谢老爷夫人，谢二小姐。”下人们脸上的喜庆感激映在燕云眼中，让她心底更是得意非常。

“爹、娘、姐姐，世子爷如今还在边关呢，那姐姐的婚期……”喜儿有些迟疑地问道。

“说的也是啊，这世子爷还在边关打仗，也没听说他要回来成亲啊……”经喜儿这么一提醒，众人才从狂喜中恢复过来。

这问题是得弄清楚，镇国公可有两位公子，这拖延婚期事小，世子名号可事关重大。

“都怪你，一听镇国公府的名号，就慌不忙地点头应了，害得我这么重要的问题都忘记问了。”身为燕府一家之主，燕慎坚决不会承认自己有错。

“我……我也是太高兴了嘛……反正三天后问名，到时候老爷再问也不迟嘛。”燕夫人委屈地嗔道。

燕老爷一听也是，这才又高兴起来。心里寻思着，左右应该也

差不到哪儿去，二公子乃东宫太子侍读，论起前途来，也不比世子爷差。这些妇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只看到世子名号，没看到太子可是将来的皇帝，那太子的侍读，将来还不是朝中的肱股大臣？而燕云的心情也随着众人的讨论一起一伏，待听到三天后行问名之礼，才放下心来。

三天后，燕府。

镇国公府遣媒人前来询问女方的生辰八字，燕老爷趁机问了欲结亲的是哪位公子。

这一问不得了，燕老爷当场就变了脸色。勉强托词身体不适将媒人应付走，燕老爷这才敢将脾气发出来，一掌拍在案几上，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什么？提亲的是三公子？”燕夫人听闻此噩耗，当下身形一顿，跌坐在椅上。

“娘亲，镇国公不是只有两位公子吗？怎么这会儿又有个三公子？”燕云自打听父亲分析了镇国公府二位公子的似锦前程之后，对这门亲事的向往之情只增不减。大公子也好二公子也好，她嫁过去只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至于到底是嫁哪一个，最终也会殊途同归。

可如今又生出变故……这、这三公子是何方神圣？

“这件事整个夷陵州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毕竟涉及公府私隐，外人不足道。”燕老爷的潜台词是，公府势力摆在这儿，哪个不怕死的敢乱嚼舌头？

只是如今涉及自家女儿的一生，他迟疑片刻便娓娓道来：“公爷夫人生了世子之后，隔了几年又有了喜讯，生下一对孪生麟儿。只是这孪生子中，晚一刻钟出生的三公子竟异于常婴。

“初生婴儿皆会啼哭，他偏生不哭不闹，直到三岁，仍不曾开口说话，平日里反应也是缓慢迟钝，不喜理会人。据说当年皇上还亲赐数位御医前来为三公子诊治，却束手无策。

“这三公子虽说天生低智，却福泽深厚，他长到五岁时，竟得到偶然云游至夷陵的得道高僧弘一大师的青睐，大师便将三公子带





到天弘寺亲自教养，因三公子一直深居佛堂，公府对这位命运多舛的公子也是讳莫如深，是以世人皆以为公府只有两位公子。”

燕老爷顿了顿，继续道：“如今三公子回府，公府又得弘一大师指点，公爷夫人坚信燕家女能让三公子病情好转，这才不顾门第之见，特意上咱家来提亲……传闻公爷夫人对这个幼子既愧疚又疼爱，想来对咱们云儿势在必得……”

燕云马上反应过来，尖叫道：“爹，女儿死也不会嫁给一个傻子！”

“说得对！老爷，镇国公家世再显赫，咱们云儿也不能嫁给一个……一个痴呆……”后面的话在燕老爷严厉的注视下吞了下去。

“这话咱们三人听了就算了，切不可外传，否则会引来滔天巨祸！公府是咱们得罪得起的吗？切记不可再胡言乱语。”燕老爷低声呵斥道。

“爹，难道您就忍心女儿嫁给那样一个人吗？女儿这一生，岂不尽毁？”燕云低声痛哭，泪如雨下，看得燕老爷又是心疼又是不忍。

“乖女儿，你别急，爹正派人打听消息呢，也许那三公子的病已经治好了呢！”燕老爷这话说得也没有把握。

“老爷，先不说这三公子治好没治好，他一继承不了爵位，二也无甚功名在身，咱女儿嫁过去，可是什么也落不到啊。”燕夫人到这会儿了算盘仍是打得噼啪响。

“这……”

“爹，如果您执意让女儿嫁，女儿还不如一头撞死！”燕云撂下狠话就奔着身子往一旁的案角上撞。

“哎呀宝贝儿你这是干吗，你这不是要娘的命吗？”燕夫人一把抱住女儿的身子，母女俩抱头痛哭。

“哎呀你们这是做什么？我也不想让女儿嫁过去，可是这亲都议了，如今若要反悔，这公府那边儿，可如何交代啊！”燕老爷思来想去也没想出个章程，急得一头汗。

退亲是肯定不行的，镇国公府可不是随便就能说不的地方，何况事先还收了人家的灰雁。

“都怪你，事先也不问清楚是哪个公子求亲，糊里糊涂就把女儿搭了进去……我苦命的女儿啊……”

“哎呀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别哭了，哭得我头都大了。”

夫妇二人正吵着，哭得差不多的燕云灵光一闪：“爹，娘，公府求的是燕府嫡女，这嫡女可不止我一个啊……”

“你是说……鸿儿？”

第二天，公府再度派人来问名，燕老爷很爽快地将生辰八字交了上去。待得七日后，公府前来行“纳吉”之礼，男女双方八字相合，是为吉兆。待得纳徵之日，公府备了丰厚的礼物前来下聘，燕鸿还径自窝在她那小院子里逍遥自在，丝毫不知自己即将嫁为人妇。

燕府紧罗密鼓地准备办喜事，燕夫人收聘礼收得嘴都合不拢了。可不是嘛，送出去一个看不顺眼的拖油瓶，得回来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啊，这亲事，真是一本万利。

只有三虫院八卦王佳人姑娘察觉到了蛛丝马迹，但那已是“请期”之后了，名分已定，迎亲的日子就定在一个月后的吉日，燕鸿丝毫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小姐，您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呢？这、这一个月后您就得嫁了。”伊人自打得知这个消息，嘴上的火气泡就此起彼伏，一是被老爷和夫人的不公给气的，二是被自家小姐的不争不抗给郁闷的。

“今天这酸梅汤不错，谁做的？”燕鸿眯缝着眼细品了一口，又眯缝着品了第二口，接下来还准备喝第三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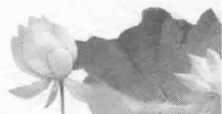
“小姐！”护主心切的伊人跳脚了。

“伊人，你别急，小姐也许自有主张。”相比之下，妙人就显得很淡定。

只是燕鸿下一句话让她也淡定不下去了。

只听她家大小姐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来了一句：“现在你们帮我绣嫁衣应该还来得及吧？”

妙人吐血三尺，伊人风中独立，小姐她自顾自地品着酸梅汤，顺便感叹着：“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





妙人、伊人、可人、佳人四人哀怨地赶制着嫁衣，袭人一头雾水地绣着盖头，燕鸿在软榻上笑咪咪地欣赏着三虫院五朵金花的手艺。

“小姐，您真的愿意嫁给、嫁给那样一个人吗？”妙人气哼哼地戳着嫁衣上快成形的鸳鸯，怎么都想不通。

“小妙妙，就算我今日不嫁，你觉得我能一辈子不嫁人？”燕鸿凑过头去看袭人绣好的百合，适时地夸赞一句手艺不错，夸得袭人戳得更带劲儿了。

“这……女子大了总是要嫁人的。”

“早嫁晚嫁都得嫁，何不顺了他们的意思，免去燕府的灾难。”燕鸿说得云淡风轻。好歹燕府也养了她十六年，与其等着二娘日后算计她，还不如就依了，好歹嫁过去的人家门第尊贵，家境雄厚，估计二娘日后也翻不起什么浪来。

至于所嫁是否良人，她倒并不太在意。见惯了男人的薄幸，对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美好愿望，她早已学会不去奢求。

所以，嫁谁都一样。

何况，这传说中的痴人三公子，也未必如世人所认为的那般差。

痴人有痴人的过人之处。

“可是、可是老爷夫人这般算计您，您就甘心吗？”可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这个嘛，指不定他们日后还后悔呢。再说，你觉得你家小姐这般的样貌才情，嫁过去会受委屈吗？”燕鸿为了安丫头们的心，干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起来。

“小姐，人家说正经的。”可人气得跳脚了。

“好啦好啦，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你们想想，我嫁过去，就是公府的三少奶奶，公府总不至于亏待我吧？日后再也不必与二娘针锋相对，能少受多少气呀。听起来，这三公子生性……呃……那个单纯，想必能与我‘相敬如宾’，而且公爷和夫人很是心疼三公子，料想也不会待我太差，三公子又没有继承家业的压力，我嫁过去正好继续当米虫，何乐而不为？”燕鸿越说越觉得这亲事不错，很划算。

“小姐说得也有道理。”熟知自家小姐是什么德行的伊人深以为然。

“可是那人毕竟是个……”傻子啊！她如花似玉的小姐嫁过去，怎么着都委屈了。

“我爹倒是一表人材，可算良人？”燕鸿淡淡地反问道。

可人沉默了。小姐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对于老爷的错待、夫人的早逝，也未必不怨吧。

“小姐，既已如此，婢子们只有一个要求。”一直不曾发言的佳人突然开口说道。

“什么要求？”燕鸿有些好奇地看着这个平日里最为不苟言笑的丫头。

“请带婢子几人陪嫁。”佳人话音刚落，就得到了其他人的一致赞同，小姐平日里习惯了她们伺候，哪里离得开她们几个？

袭人悲愤不已，为啥独独忽略她？慌忙举起手来：“小姐小姐，还有我！还有我！”

燕鸿深深看了几个丫头一眼，嫣然一笑：“那是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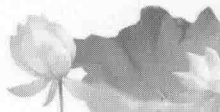
燕老爷再不喜欢这个大女儿，毕竟对她有愧在先，所以对于燕鸿要求五朵金花陪嫁之事，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六月十八，迎亲之日。

府内自是一派忙碌，不必细表，单说喜房中待嫁的新嫁娘——燕府嫡长女燕鸿大小姐，此时正鬼头鬼脑地胡吃海塞。其实也不能怪她，一大早她还在做梦，就被叫起来又是换衣又是上妆，净面渥发，剔眉修甲地折腾到现在，肚子早就饿得咕咕直叫。好不容易等喜婆们折腾完了，她冲着妙人一使眼色，妙人会意地将喜婆们支了出去，另让袭人在门口放哨，佳人则拿出早就藏好的糕饼点心解救自家主子。

“佳人，还是你们知道我的心意。”燕鸿一边抓紧时间吃，一边还不忘给予丫头们及时的鼓励。

“小姐您抓紧时间多吃点儿吧，一会儿恐怕直到晚上都不能吃





东西了。”伊人麻利地检查着还有没有没收拾好的地方，不时插一句嘴。

唉，嫁人是个体力活儿啊。燕鸿边吃边想，还好丫头们心疼她，愿意帮她偷渡粮食，不然她还没嫁过去，恐怕先饿晕过去了。水是不敢喝了，怕路上内急。

天大亮的时候，丫头们收拾干净燕鸿吃下的糕屑饼渣，刚补好妆，就听到外面嘹亮的一声儿：“吉时已到，新娘出阁。”

出得院门，燕夫人假意哭了几声，燕鸿早有准备，拿出挤了洋葱汁的帕子在眼角擦了几下，顿时泪如泉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与燕夫人感情有多深厚呢，看得不知情的袭人目瞪口呆。

呼，总算是出了这个家门了，自娘亲去世，燕鸿对这里已没有丝毫留恋。无挂念之人，何处不为家？

“一拜天地！”

从盖头下窥得这拜堂之人进退有据，没有传说中那么傻嘛。这么说她赚到了？不知道二娘得知后会不会气得吐血。

“二拜高堂！”

刚刚递过红绸的大手，手指干净而修长，看来卫生习惯良好。

“夫妻对拜！”

嗯嗯嗯，行动力也不弱嘛，至少她想象中的头与头激烈碰撞并未发生。

“礼成，送入洞房！”

牵着一头红缎，跟着那人的脚步，燕鸿娴静地离堂。

“小姐。”妙人扶着燕鸿，趁机在她耳旁快速低语了一句，“姑爷很俊。”

短短四字，引得燕鸿眉弯唇翘，能不乐吗？没想到能嫁个帅哥，赚大发了。

新郎官在前稳稳走着，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喜娘丫鬟们都退下了，这里的喜房静悄悄。燕鸿老实实在地